

# 诗与哲学

：三位哲学诗人卢克莱修、但丁及歌德

雅典娜·小小经典 | 美乔治·桑塔亚那 著

华明 译



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2

# 诗与哲学

三位哲学诗人卢克莱修、但丁及歌德

〔美〕乔治·桑塔亚那 著  
华明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与哲学:三位哲学诗人卢克莱修、但丁及歌德/(美)  
乔治·桑塔亚那著;华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

(雅典娜·小小经典)

ISBN 7-5633-3450-5

I. 诗… II. ①桑…②华… III. ①卢克莱修(约前 96 ~ 约前 55) - 诗歌 - 文学研究②但丁, A. (1265 ~ 1321) - 诗歌 - 文学研究③歌德, J. W. V. (1749 ~ 1832) - 诗歌 - 文学研究  
IV. I50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58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25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4.75 字数:102 千字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8.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译序

有人认为,诗的局部优于整体,短诗优于长诗。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在这方面,爱伦·坡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认为,诗以灵魂的升华作为刺激,诗的价值与这种升华的刺激成正比,但是由于心理的规律,一切刺激都是短暂的,而在任何长篇作品中,刺激都难以持久。像《失乐园》这样的长诗,不过是一系列的小诗,是真正好诗与平庸段落的不断交替。因此长诗阅读也是刺激与消沉的反复更迭,于是长诗在效果和事实上,都不再是诗了。他断然认为,长诗是不存在的。

对此,桑塔亚那问道,是否“只有飞逝的瞬间心境插曲,才能被人销魂蚀骨地感受到,或令人销魂蚀骨地表现出。而生活作为整体,历史、人物和命运,都是不适合想像力停留的对象,并与诗歌相排斥”呢?他进而说道,“如果这就像它通常那样被认为是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就发现渺小的事物令人喜悦,而伟大的事物枯燥无味,缺乏形式”。

其实,诗之所以为诗,那是因为它那巧妙的用字,铿锵的音节,鲜明的意象,深邃的哲理。这些东西唤起你的联想,拨动你的心弦。突然之间,你在一字一句,一首诗中发现了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境界,它把你的某种感情维系住了;是的,人的任何情感在心中升起,必定伴随一物一人,一

场面一事件,用桑塔亚那自己的话说:“诗歌的极致……在于它在想像的时刻,能把现实中不可思议的方面,同我们现实生活的经验联系起来。”当你惊奇而生动地体验某种事物,直觉而持续地抒发某种感情的时候,你就得到了一种桑塔亚那称之为“客观化的快感”的心灵感受,亦即美感。

诗的局部或者短诗似乎较优,这是因为它易于对准一事物,捕捉一种情感,所以它易于凝聚成为一个艺术整体,而整一性则是艺术形式的首要条件。长诗内容繁杂,规模宏大,似乎难以整一。

但是,桑塔亚那认为,宏篇巨制的诗甚至可以更有诗意,例如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

这些诗作当然具有诗歌应有的美妙音韵、神奇比喻、惊人意象和闪光哲理。更重要的,它们同样具有艺术的完整性,因为它们都有某种哲学作为统领,而且正是因为它们以哲学为统领,它们更加伟大。

让我们作进一步的说明。这些诗作在哲学的指引下,眼光越过表面现象和局部领域,投向宇宙深处,投向人民中间。它们以时代的最高认识能力观察世界,用人类的最高艺术天才幻化现实;它们选择典型,包容社会,建立价值体系,描绘理想生活。它们不仅具有严肃的理性,而且富于奇异的想像。它们不是部分的堆积,不是事件的记录,它们都是深邃哲学与宏伟想像的产物。它们不但提出了世界构造和人类本性的重大问题,而且成为具有放射能力和永恒生命的活的整体,所以它们能够拓展视界、唤起良心、坚定意志、树立理想。如果诗人未能在长诗中成功地合成素材,使之成为活的整体,那是诗人缺乏综合与想像的能力;如果读

者未能在好的长诗中成功地凝聚收获,由此达到诗的精髓,那是读者理解与感受的修养不够。

虽然哲学是理性的沉淀,诗却是想像的飞扬。哲学可以给予诗以崇高和雄伟的气概,诗则可以给予哲学以生动和直观的表达;具有哲学的诗含有更多意义,创造哲学的诗则需要更多天才。当然,它得是诗。

卢克莱修的《物性论》采纳了古代希腊天才创立的最科学最正确的宇宙观。它说明万物是由不灭的元素构成的,新旧事物的更替只不过是物质运动的表现。但丁的《神曲》建筑在中世纪神学最严峻最神圣的人生观上。它认为人类生而有罪,人间一切活动都不过是神的主宰意志的象征。卢克莱修虽然勾画了科学而又明白的世界图景,但是他为这一世界观所配却只是伊壁鸠鲁式的平庸的人生观。实际上,他的作品表现了对希腊文明衰落感到悲观的颓废情趣。但丁有着严谨而又正确的伦理标准,然而他的托勒密式宇宙观却很做作,完全是为了图解基督教义而对世界进行生造和虚构。有趣的是,无论是卢克莱修的人生观还是但丁的宇宙观,其艺术价值和诗意成分都不亚于前者的世界观或后者的伦理观。但是歌德还不满足,他生活的时代既是科学进步和人类理想不断胜利的时代,又是宗教唯心主义与科学唯物主义受到不断怀疑的时代。他理所当然地超越了卢克莱修和但丁。他的《浮士德》一方面是积极的,不断进取;另一方面又是怀疑的,不断抛弃。它超越了各种唯物或唯心的形而上学,只在永恒追求、永远超越中获取人自身的价值。

因此,这三部诗作不但分别作为完整的艺术品概括了三个社会时代的思想——古代希腊的自然主义、中世纪超

自然主义与近代浪漫主义,而且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更高的统一体。它们相继否定、辩证转化,概括了整个欧洲哲学。

正如诗歌需要直观欣赏一样,桑塔亚那的书也需直接阅读。他的著作文采飞扬、意气风发,需要读者亲自品尝,方能同时领略其哲学价值与艺术之美。

华 明

1989年2月于南京

## 前 言

现在这本著作,除少量增补外,由1910年2月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做、同年4月在威斯康星大学再作的六篇演讲组成。这些演讲则是基于我在哈佛学院讲授了一段时间的一门课程。虽然我这本书是在这些学术恩主庇护下产生,但是不敢自称是学术性的。它是一位业余学者的印象、一位普通读者的鉴赏。论及三位伟大作家,其中至少有两位值得人们用毕生精力来研究。实际上某些学术团体、图书馆和大学荣誉职位就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我不是卢克莱修研究专家;我也不是但丁学者或歌德学者。关于这些伟人,除去他们人所熟知的著作,或众所周知的对他们的评论中有的,我既不能报告什么事实,也不能提出任何假设。我写他们的理由,仅是每位新诗人都写春天那类凡人皆有的理由。他们吸引着我,他们使我沉思;他们向我揭示了自然和哲学的某些方面,纯粹是真诚鼓励我表达这些内容,好像任何人都有兴趣或愿意倾听。因此,我能提供给好心的读者的,不是学术性调查研究。它仅是一篇文学批评,以及一篇哲学史——或许是哲学本身——的概述。

乔治·桑塔亚那

1910年6月于哈佛学院



## 目 录

译 序	(1)
前 言	(1)
导 言	(1)

卢克莱修、但丁与歌德概括了欧洲哲学的主要阶段(自然主义、超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哲学与诗的理想关系

### 第一章 卢克莱修 ..... (10)

古希腊宇宙观的发展——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的道德情操——它在德谟克利特学说中激起的变化——唯物主义与享乐主义的偶然结合——自然主义想像的价值——卢克莱修的维纳斯,或曰自然中吉祥的活动——卢克莱修的马尔斯,或曰破坏的活动——压倒性的忧郁,以及它的原因——灵魂的物质性——对死的恐惧与对生的恐惧——真正的自然诗人卢克莱修——与雪莱和华兹华斯的比较——他反复强调的事物——他的眼光与情操的永恒价值

## 第二章 但丁 ..... (46)

柏拉图主义的特征——它的宇宙观,一个寓言——它和希伯莱历史哲学的结合——但丁所采纳的教皇与帝国的理论——他对佛罗伦萨的判决——抒情诗人但丁——贝亚德:女性、象征与真实——爱情、魔法与象征主义:但丁的宇宙的结构原则——《神曲》的观念——美德与罪行的图表——报答与惩罚的报应理论——这一理论的奥秘方面,它甚至使得惩罚成为罪恶所固有的——例证——但丁的宇宙观——诗人的天才——他的宇宙眼界——他的喜剧的成功上演——他的缺点,尽管他仍然是一位尽善尽美的诗人的典型

## 第三章 歌德 ..... (88)

浪漫主义精神——文艺复兴的理想——二者在浮士德传说中的表达——马娄的改写本——为浮士德辩解的倾向——与卡尔德隆《创造奇迹的魔术师》相对照——歌德最初的《浮士德》(万有的抱负与永恒的不满)——修改——生活中的一系列实验——格蕾辛的故事嵌入——歌德关于生活与更生的自然主义理论——海伦——古典方式与对古典主义的判决——浮士德最后的抱负——对他灵魂的争夺与他向着象征性的天堂的飞升——整部作品的寓意

## 结 语 ..... (133)

三位诗人的比较——他们的相对地位——关于哲学的或全面的诗人的理想——尚未尝试的艺术可能性

## 导 言

拥有文学巨著的惟一好处在于，它们能够促使我们发展变化。作为其作者所创立的丰功伟绩，它们即使在我们时代之前就已消亡，也不会丧失其真实与伟大。我们无法增减其原有价值或内在尊严。就它们是我们的佳肴而非毒药这点来说，它们只会给我们的思想增加价值与尊严。每一代人都得重新翻译和重新解释外国名著，以自己的方式再现它们原有的自然面貌，使其永葆人文价值的生命力，能够被人消化吸收。甚至每位读者也都要重新理解本国名著。正是这种对以往所提供的内容的不断消化，才能提供对影响现在与未来的过去的洞察。生动的批评，真正的鉴赏，是我们年复一年从那些一去不复返的人类天才资本中提取的利息。

从这个观点来考虑，卢克莱修、但丁与歌德（对他我虽然只谈及《浮士德》）他们所遗留下来的诗篇作为被消化的内容，提供的决不只是一顿菜肴丰富多样的筵席。从他们的信条和气质看，他们似乎相当对立，完全无法对他们的学说进行综合与统一。有些人了解并且关心其中某位诗人，他们可能怀疑自己是否可从其他两位诗人那里学到什么重要的东西。然而，去当每位诗人的学生——我希望是位有辨别力的学生——正是我想做的；我冒昧地断言：在使他们

成为伟人的贡献方面,他们不相上下。人们无需采用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趣味标准,就会热情赞美每位诗人的诗;人们无需抛弃自己思想的倾向或体系,就可接受每位诗人的基本哲学和直观知识。

的确,如果我可以使用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三位诗人的差异就转化成了一种更高的统一。作为整体来看,他们概括了整个欧洲哲学。每个人都是一个时代的典型代表。卢克莱修采纳了古代希腊天才创立的最激进和最正确的宇宙观。他把世界看做一座大建筑、一部大机器,它的所有部件都按照一种普遍存在的过程或精神,相互作用,彼此相生。他的诗歌描绘自然,亦即万物的诞生与构成。它说明了万物如何由元素合成(他认为这些元素是些永远运动的原子),这些元素如何不断重新分布,导致旧事物消亡,新事物诞生。他给这种世界观配上了一种人生观,作为这种环境中应该过的生活。他的唯物主义由对精神的自由和平静的渴求加以完成。一旦允许我们观看在世界上永远自我重复的这种奇妙景观,我们就应该观看和赞美,因为我们明天就要死去;我们应该吃、喝、享乐,但是应该有节制和较艺术地这样做,否则我们就会痛苦地死去,今天就死。

这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伦理学的人道主义。这就是苏格拉底之前所有希腊哲学的要旨。这是真正希腊式的哲学,与产生了希腊风格、希腊政府和希腊艺术的运动——从服饰到宗教,一切都向着单纯、自主和理性的运动——相应的哲学的要旨。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要旨。近代的培根、斯宾诺莎,以及注重科学与人类幸福的整个当代学派,都一再肯定它的科学与自由。这一理论体系被称为自然主义,卢克莱修是无可匹敌的自

然主义诗人。

跳到一千多年以后,我们面前有一幅成为鲜明对照的景象。一切思想、一切组织,都被一种把灵魂看做是凡间朝圣者的宗教所支配;世风堕落,罪恶横行;痛苦贫穷普遍存在,幸福不在现世,只能指望来世,还得假定现世生活的引诱和享乐没使我们上当。同时,有种种各式的天梯从这位旅行者搁头的石块直伸入他所向往的天堂,他看见天使们在梯子上面上上下下:美丽的故事、奇妙的理论、安慰人心的仪式。借助这些东西,他甚至在人间就享受了他在天国的生活。他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他的命运。他自己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在他面前被美化了,虽然永远暗淡,但却变美丽了。完全尊奉上帝的意志,与他合一的狂喜在他祈祷时主宰了他。这是超自然主义,是一种主要由天主教會的基督教学说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它为后世的异教徒所采纳,并从远古直至今日在亚洲广泛地传播着。虽然在现今的欧洲和美洲,时代倾向不大接受这一观点,但是对于个人或种族来说,总有可能重新回归这一学说。它的根源在于灵魂的孤独,在于灵魂感到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与灵魂在这个尘世间所做出的事情之间的差异或对立,而灵魂在这个尘世间所做出的事情本该受到谴责。这一超自然主义的无可匹敌的诗人是但丁。

再跳过大约五百年,场景又有变化。以前征服欧洲的日耳曼民族已经开始主宰和理解他们自己。他们变成了新教徒,即罗马世界的持不同政见者。在他们胸中,似乎有个无限的生命之泉打开了。为了新的恋爱对象和新的企图征服的世界,他们依次诉诸圣经、诉诸学识、诉诸爱国主义、诉诸工业。但是他们有太多的生气,或曰有太少的成熟,没有

停留在这些事物中任何一件上。一个精灵驱使他们前进。这个精灵永远是那样倔强、那样任性、那样反复无常，它就是他们的内在自我。这就是他们进取的意志，他们宏伟的胆略。不仅如此，他们的意志是上述所有事物的创造者。对于这些事物，它有时觉得有趣，有时感到困惑，但是从不驯服。他们的意志无中生有地召来机会与危险，只为自己喜好行动。他们只有在这唯意志主义的行动中，才获得了自己的真实存在。一旦达到目标，事物就被超越。事物好像梦中过往的情节一样，人们对它付之一笑，然后把它忘了；虚构这种梦幻般的内容又把它们抛弃的那一精神永远强健而又无拘无束；它渴望着对新的梦幻进行新的征服。这就是浪漫主义，它是英国诗中常见的一种态度，也是德国哲学的特点。它为爱默生所采纳，又在美国人中引起共鸣。因为它表达了建设世界的青年的自信，以及对意志和行动的神秘信心。这一浪漫主义最伟大的纪念碑是歌德的《浮士德》。

对这三种哲学流派最充分或许也是最持久有效的阐述都由诗人作出，这是偶然的吗？诗人在本质上是在追求一种哲学吗？抑或哲学最终不过就是诗？让我们来分析分析情况吧。

如果我们把哲学看做是对真理的研究，或者看做是对假定可能找到的真理的思考，那么哲学与诗毫无相似之处。伊壁鸠鲁、圣·托玛斯·阿奎那斯，或康德的著作毫无诗意，它们只是落了叶的树林。在卢克莱修和但丁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不少除去韵律和偶然出现的修饰之外毫无诗意的段落。在这些段落中，散文内容披上了诗的外衣。卢克莱修的下述说法承认了这一点：“……正如医生企图把讨厌的苦

艾拿给小孩子去吃的时候,就先在杯口四周涂满甜汁和黄色的蜜糖,使年轻而无思虑的孩童的嘴受了骗,同时就吞下苦艾的苦汁。这样孩子虽被逗弄,却不是全然受欺骗,反而因此恢复了健康并重新长得强壮……所以现在我也期望用歌声来把我的哲学向你阐述,用女神柔和的语调,正好像是把它涂上诗的蜜汁。”<sup>①</sup>

但是不能把诗像黄油一样涂在事物上。它应该像光一样渲染事物,成为我们借以看到事物的中介。卢克莱修贬低他自己了。如果他的哲学对他来说真是苦艾的话,他就不会说出他在这段前面说的下述话了:“但是那对于荣誉的巨大期望,已用尖锐的酒神杖戳穿了我的心,同时还向我心中灌进了诗神甜蜜的爱。现在,为这种爱、这种希望所鼓励,带着健壮的心灵,我漫游于派依里亚<sup>②</sup>的遥远的仙境,那里从来人迹不至。我乐于来到那里的处女泉边汲饮清泉,我乐于采摘这个地方新的花朵,为我自己编织一个光荣的王冠。——文艺女神从来还未曾从这个地方采摘花朵编成花环加在一个凡人头上:第一,因为我所教导的是极重要的东西,并且是急切地从人的心灵解开那束缚着它的可怕的宗教的锁链;其次因为关于这样晦涩的主题,我却唱出了如此明澈的歌声,把一切全都染上诗神的魅力……如果用这个方法我幸而能够把你的心神留住在我的诗句上,直至你看透了万事万物的本性,以及那交织成的结构是怎么一

<sup>①</sup> 卢克莱修:《物性论》,50、51页,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81(未注明译者均为原注,译时采用相应中文版本,下同——译者)。

<sup>②</sup> 派依里亚:古典神话中司文艺艺术的几位女神。又指她们居住的地方。——译注

回事。”<sup>①</sup>

我想,这里我们的疑问已有了答案。对哲学做思考和研究是艰难的,如果诗要和这些思考研究联在一起,它只能是做作勉强的,不美。但是哲学的眼界是崇高的,它揭示的世界秩序是美的、悲剧性的,与人的思想相互共鸣。这正是每位诗人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企图抓住的东西。

就哲学本身来说,研究和思考只是预备的和附属的部分,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们到达见解就停下了,或到达最高意义的所谓理论这一事物——即对一切事物的秩序和价值的确定思考。这种思考是富于想像力的。不能驰骋思想并且控制感情的人是无法达到它的,达到它的哲学家那时就是一位诗人。而把自己运用熟练、富于情感的想像力指向一切事物的秩序,或指向整个世界之光的诗人,此时就是哲学家。

然而,即使我们承认处于最佳时刻的哲学家是个诗人,我们仍然怀疑,当诗人试图成为哲学家时,或甚至他成功地成为哲学家时,也会有其最差的时刻。哲学是某种理性和严肃的事物;诗歌却是一件高飞、闪动和灵感的事物。任何一首稍长的诗,其部分总是优于总体的。诗人能把一些词汇、一两种节拍、一个有趣的意象放到一起。他以这种方式表现某一相对说来高度紧张、情绪激烈的时刻。但是,下一时刻紧张松弛下来,情绪平静下来,接下来的内容常与前面部分不太一致,或至少要差些。思想飘离了它开始时的路线。它迷失在寻找韵律的沙漠里。就人目前的素质来说,灵感的出现几乎必然是短暂的。

---

<sup>①</sup> 《物性论》,49—51页。



那么,我们能说——现在我要首次提出我所想到的一个观点以供讨论——诗歌本质上是简短的,富有诗意的东西必然是诗人作品中的断断续续的部分,只有飞逝的瞬间、心境、插曲,才能被人销魂蚀骨地感受到,或令人销魂蚀骨地表现出。而生活作为整体,历史、人物和命运都是不适合想像力停留的对象,并与诗歌艺术相排斥吗?我不这么认为。如果这就像它通常那样被看做是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就发现渺小的事物令人喜悦,而伟大的事物则枯燥无味、缺乏形式。若在诗句创作和在史诗创作中做一比较,如果认为只有善于诗句创作的才算是更好的诗人,那么不过是由于我们自己本身缺乏应有的能力,缺乏想像力和记忆力,最根本的是缺乏训练。

我想,这可以用心理分析来说明,如果我们愿意信赖如此抽象、如此存在争议的学说的话。短暂即逝的诗人在什么地方超过正在交谈或凝视的没有想像力的普通人呢?是他思考得更少吗?我想,不如说是在于他感觉到的更多。他直觉感受的时刻虽然稍纵即逝,却有某个生动有力的激发他的直觉感受的幻景、视像、或者象征性事物与之伴随。如果感觉可以充分表达,那么只要感觉是强烈的,即使它很短暂,也能够将压缩在这一强烈而又短暂的时刻中的丰富内容与涵义表现出来。是的,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肯定不是这次就是那次遇到的。它总是我们所经历的瞬间时刻。实际上哲学家以及诗人只限于这一瞬间。每个人都必然用他无穷的展望来充实它。如果展望此时此地完全是由观察者的眼睛来看到的话,那么展望则需要集中注意力。使诗意洞察时刻与平常时刻相区别的,是诗意时刻的激情具有更大的透视能力。甚至冲动一时的诗人也要选择他的词